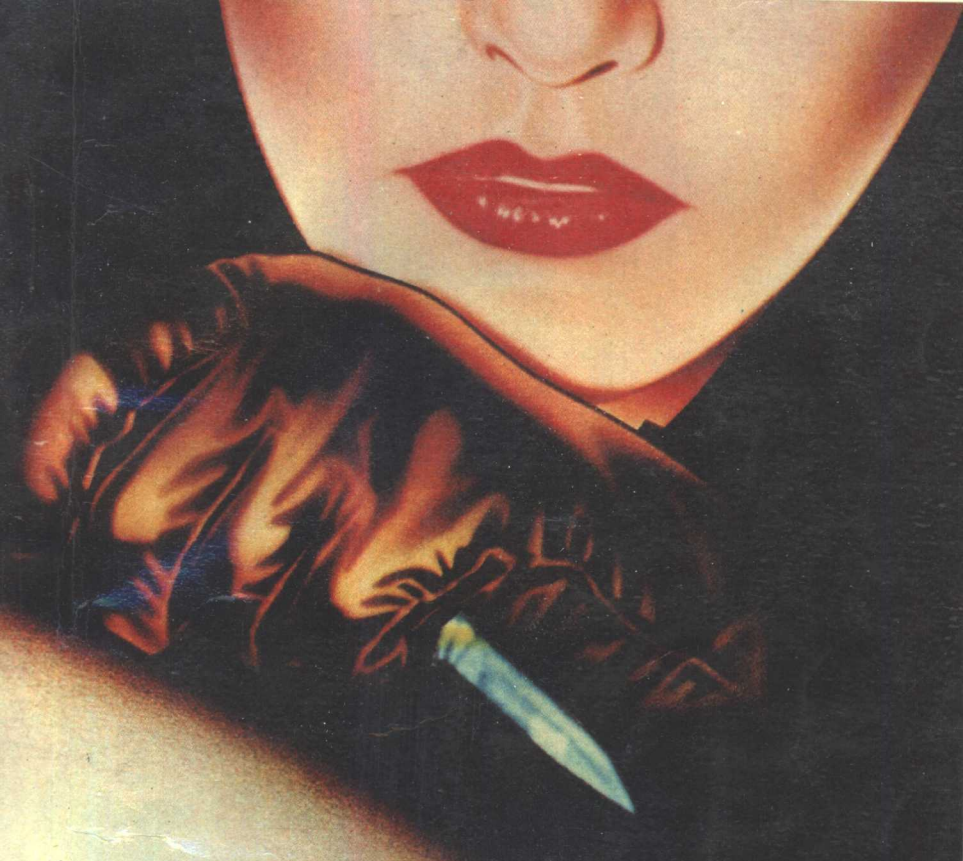




李 建 著

柔情与杀机

群 众 出 版 社



柔情与杀机

李 建 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九二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093号

版式设计 祝燕君
责任校对 周志红

柔情与杀机

李 建 著

群众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县 印刷厂 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 印张 191 千字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14-0850-5 / I·273 定价: 4.70 元

印数: 00001—11000册

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系列小说。青年刑警刘刚，破案中遇到一系列带有感情纠葛的问题。

风姿绰绰的画廊女雇员为金钱参与谋杀；出于狭隘复仇心理的郑丽及其丈夫，连害三条人命，企图逃往国外，以拆迁公司作掩护大搞犯罪活动的主犯小伟，原来是刘刚的恋人白月之弟；刘刚当初的女朋友小月，在岁月风霜中沦为贩毒集团首犯……

在光怪陆离的现实生活中，刘刚经受着情与法的考验。

目 录

柔情与杀机····· (1)

上帝的继承人····· (91)

冷情····· (115)

所有的审判都是审判····· (166)

“梦幻世界”的罪恶····· (199)

从时装自选部乱乱的衣裙上面望过去，可以直接看见那个豪华的休息厅。那里光线昏黄，气氛幽雅，常有一些老外闲坐不走。他们或是等人，或者根本就没有事干，正是她做生意的好地方。

小芳嚼着香口胶转过来，透过高悬的那片花花绿绿的裙裾向那里又细看了一眼。人不太多。不过不用着急，就是最清淡的季节也会有几个冤大头的。这种东西从不缺货。

正这样想着，就看见了一个日本大样的中年商人，他坐在一个角落里，一边慢慢地嚼着一杯饮料。一边目不转睛地向她这里看着。

小芳环顾四周，旁边再没有别人。他似乎就是在看她。

这个人怎么样？要不就是他了？

她向镜子里看了一眼。很好。今天她这套薄薄的花丝裙很漂亮，一定很对这类人的口味。脸上的妆做得浓了些，不过好在是晚上，也还不算是太过分吧。

就这样。先去试试他。

做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，她十分文静地走出了自选时

装柜台，行若无事地向前走去。

一离开那些时装的遮蔽，立刻便热热地感到了他的目光。他果然看着她呢。

别着急，慢慢地来。

谁知道他肯出多少张呢？

她抬起眼睛来向他看了一眼。他依然是直直地看着她，不仅毫不回避，而且竟就那样对视着她的目光。

看来他还真有这个意思，说不定还是个老手呢。

这个想法立刻使她觉得心里在有些发凉。她有点儿怕这种人。

怎么办？理不理他？

自觉不自觉地，她就很自然地向他笑了一下，非常随便，非常柔和，决不带任何的一点儿的挑逗。

他也向她笑了一下，不仅笑得非常自然，而且显得十分得体。

老手。看来是个有经验的家伙。怎么办？

她看看表，装作等人似地靠着一个柜台站了下来，时不时地看他一眼。

如果有别人，就干脆让他见鬼去吧。

可是，再也没有更合适些的目标了。

犹豫了一下，她还是打起笑容向他走了过去。

走了两步一回头，忽然就看见了一个警察，他正和一个商店经理样的男人从文物柜台里走出来。一边走还一边说着什么。

微微一愣，她急忙闪到身边的一个柜台后面。

这个人她见过好几次了，是分局的刑警队长。每次扫黄

行动都有他。

他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该不会又出事吧？

她心不在焉地在商店里转着，好一会儿才又走到走廊边上。忐忑不安地向外面看一眼，走廊里已经没人了。

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呢？该不会是又在布置什么“行动”吧？

装作看衣服的样子，她穿过一具具的时装模特走向大玻璃窗。

窗外，刑警刘刚已经上车了，那个经理样的人正在小雨中向他招手道别。

小芳轻轻松了一口气。看来不会有什么事了。

这些警察，真是没事干了，大晚上的，也不知道让人家安生一会儿。

她不由自主地微微笑了笑，慢慢地转过了身来。但她立刻就倒抽了一口冷气：一个男人正站在她的身后，身体几乎要贴住了她。不过她很快就看清楚了，这是那个日本人。他正向她微笑。

她定定神，也用力向他微笑了一下。

“嗨，你好？你在这儿干嘛？”她向他温柔地说道，同时看清了他的领带夹，那上面镶着的是块真正的红宝石。

刘刚开着他的那辆旧拉达车，拐进了一条小街，在一家画店门前停了下来。这里也是他负责的防范盗窃的重点单位之一。这是个体画店，老板是个离了婚的女画家，叫何清，他和她认识好多年了。

个体到底和国营不一样，这么晚了还没有关门。

小雨中，马路一片晶亮。他下了车，推门走进画店。

画店一楼是油画展卖室，此时室内空无一人，只有幽暗的灯光无声地照在墙上大色块儿的现代油画上。

刘刚看了看，何清的工作室亮着灯呢，便径直走了过去。

这间房子他是很熟悉的，每次来了解治安情况，何清总是在这里。

这是她的私人工作室。房间不大，通过一面很大的磨砂玻璃窗和一扇小门与一楼展画室相连，但室内远没有展画室那么典雅洁净，而是象一切广告工作室一样，杂乱拥挤，地面一层层地洒满五颜六色的颜料，大大小小的广告画一叠叠地靠在墙边，有些是极精美的工业广告，有些则是大美人像的一般商业广告。整个屋里通常只有桌前的一小块地方可以站人，这是何清画画儿的地方。

门没有关，刘刚向里看了一眼。

屋里只有何清一个人。

何清约有30岁，清瘦而富有神韵。时值夏季，她只穿了一件大红大蓝的丝质背心，下面是一条大肥腿丝质长裤。

她好像正在准备作画，手里拿着一个细长的酒杯慢慢地喝着，眼睛盯着那个基本空白的广告画凝眸思索。

一会儿，她放下酒杯，拿起一支很粗的画笔，忽然极狂放地画了起来。最后一笔用力一甩，不小心啪地一声将一碗鲜红的广告色打翻，立刻，血一样的液体在地上流淌了起来。她忍不住啊地叫了一声。与此同时，刘刚也忍不住地啊一声。

这时她才看见他。

“哟，是你？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刘刚淡淡地微笑了一下，

“没关系，等你画完。我喜欢看别人画画。”

何清也淡淡一笑，

“不是画，是广告。上去坐会儿吧？”

“你们还没有下班？”

“这就下了。”她看看刘刚，“这么晚还来，是有事吧？”

“还真是有事。”刘刚说。“最近盗窃案很多，来看看你们的保卫情况。我记得你这里也卖些古画吧？”

何清一边带着他向楼上走去，一边笑了一下，笑得有点儿不太自然。

“就有一张宋画，是摆着的，不卖。”

“宋画现在也得值个几十万了吧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

“有什么防盗措施吗？”

“有。上去告诉你。”

木质的楼梯很狭窄，而且没有灯，何清打着手电带刘刚走进二楼的小展画室。

这个展室很小，里面都是国画，两个年轻人正把一张古色古香的条幅山水画从墙上收下来，放到旁边的保险柜上。

“比较贵重的就这一张。”何清指着那张画告诉他，“我们挂着撑门面的。”

刘刚“噢”了一声，看了看收画的那两个人。他们也正看着他。

这两个人他好像都没有见过。

“我们这儿白天人多，不会有事的，就怕晚上。所以我们就采取了个措施。”何清走过去拍拍保险柜，“每天晚上我

们都把真品收到保险柜里，换上临摹品，早上再换回来。这样晚上来偷也偷不到真画了。”

刘刚点点头：

“你们这个办法还可以，挺新鲜的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最近盗窃案件比较多，咱们区已经出了好几起了，都得多注意点儿。”

不由自主地，他又看了看那两个正在换画的年轻人。那是杨山和郑国，一个20多一点儿，另一个看上去也不到30岁。他们正在把一张极其相似的临摹品挂上去。换完画，他们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下了楼去。

“这两个人我怎么好像都没见过？”刘刚说。

“是吗？”何清一边打开保险柜把真画锁进去一边说，“都来好长时间了。岁数大点儿的那个叫郑国，小的那个叫杨山，杨山来了也快有两个月了吧。”

“用人的事你得特别的注意，出事就晚了。这种事三分之二都是内盗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何清说着，向他轻轻一笑。

这一笑有些过于温柔了。刘刚显得有点儿不太自然。

“我走了。”他说。

“那我不送了。有空再来。”

柔情万种，又变化无穷。发动汽车的时候，刘刚不由自主地这样想。

午夜时分，画店的值班室里一片寂静。窗帘缝隙中漏进来的一束光线，正好照在郑国和杨山两个木板床的中间。

两个人似乎都睡得很沉。

忽然，郑国悄然睁开了眼睛，看看对面床上的杨山，然后无声地爬起来，走进旁边的小展画室。

这时杨山也清醒地睁开了眼睛。也轻轻起来向那边摸过去。

他站在门后从门缝里向外观察。从他那里，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墙上的那张宋画和下面的保险柜。

他看见郑国走了过来，拿着一个手电仔细地察看墙上的那张宋画。

强烈的闪电照亮了门缝中杨山的眼睛，但郑国没有看见。

窗外的雨哗哗地下着。

寻视完最后的几家商店，天已经很黑了。刘刚开着车准备回家。此时，雨越下越大了，路上几乎是空无一人。

他开着车拐上了一座大桥，桥面空空荡荡，路灯之下，雨雾一片微蓝。

忽然他看见前面桥栏边有一把红伞，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出来，伞下还有一个女人。但看不清是不是只有她一个。

她在那儿干嘛？赏雨吗？

也许是两个人。恋爱中的情人。

车开近了一些，刘刚看清了。不是两个，只有她一个人。

她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呢？该不会有什么事吧？

刘刚注意地看着她，慢慢把车开过去，在离她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。

就在这时，他看见她平静地把伞扔到了桥下，然后凝然不动地看着它向下飘。

红伞缓慢地飘下去，好像一个生命坠落一般。

她做得太沉着了，以致让刘刚立刻就紧张了起来。他担心她可能随时都会跳下去。

不大不小的雨滴很快就把她淋湿了，但她却好像一无所觉。

情况的确有点儿不正常。

刘刚下了车，向她走过去。在她身后停了下来。

从背后看上去，她也许只有20几岁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刘刚低声问道。

他的声音很审慎，好像怕惊吓了她似的。

她没有动，好像没有听见一般。

刘刚不说话，等待着她。

果然，等了片刻，她终于向他回过头来。

这是一张还比较年轻，而且原本应该是很漂亮的脸，但现在由于神态不够正常，头发又有些零乱，因而显得有些难看。

她带着微微的醉态向刘刚微笑。

“我很好。你是谁？”

雨中清新的空气使刘刚立刻就闻到了一股酒味。

他立刻便觉得有些不快。

“你喝酒了？”

女人依旧不受控制地微笑着。

“只喝了一点点。一点点……”

说着她就向旁边转过了身去，接着又莫名其妙地转了回

来。

刘刚看着她，不说话。这个女人是怎么了？受骗了？失恋了？被流氓强奸了？

挺好的一个姑娘，怎么成了这个样子。

“我送你回去吧。你住在哪儿？”他尽量平静地说道。

女人看着他，微笑着摇摇头，不说话。

“走吧。跟我走。我送你回去。”

刘刚拉着她的胳膊向汽车走去。女人显得有些勉强，但还是顺从了他。

他帮助女人在前排座位上坐好，关好车门，自己从另一面坐到了方向盘的后面。

就在他刚要开车的时候，女人忽然倒在了他的怀里。他急忙扶住了她。他以为她是醉倒了。

然而女人却几乎是清醒地睁开了眼睛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低声地，近乎命令地对他说：

“吻我。”

声音很平静，同时又十分果断。

刘刚微微一愣，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他看着她没有动。

女人静静地看着他，面无表情。

忽然她一下就翻身坐了起来，大叫一声：“滚开！”挣扎着就要往车下跳。

刘刚急忙拉住她，她却狠狠地向刘刚一推，几乎要将他推倒。

刘刚闪过她拳头，再一次地想要拉住她，但她却像疯了一般地和刘刚对打。

刘刚抓住她的两手，终于将她按在了座椅上。

女人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地喘息着。她大概真的是累坏了。她身体的确十分纤弱，细细的腰部几乎还没有他的两把粗。刘刚看了她一会儿，慢慢地松开了手。自己也喘了口气。

过了好一会儿，两个人才都平静了下来。这时女人才又重新睁开了眼睛，她看看刘刚，嘴角浮起了一丝奇怪的微笑，眼中忽然就透出了一种自信、得意、骄傲的神色来。刘刚觉得，除此之外她的神情中似乎还有着一种刻毒的敌意。

她看着刘刚，尽可能平静地说道：

“吻我，或者让我跳下去。”

说完就又闭上了眼睛。

刘刚看着她的脸，忽然就感到了一种冲动。这可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啊。

停了一会儿，他终于带着一种近乎冒险的心情慢慢向她低下头去。

他立刻便得到了女人的回报，而且狂放万分。

后来他们放开了。女人理了一下头发，显得很平静，甚至很温柔，不过似乎一下就有些疲倦了。

她带着一点儿倦意地向他微笑了一下：

“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完全好了，送我回家吧。”

一会儿那么疯狂，一会儿那么热烈，一会儿又这么清醒、这么倦懒，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
刘刚有点儿莫名其妙地看了她一眼。

“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”

女人极轻松地笑了一下，

“神经病。”

刘刚“轰”的一声把汽车发动了起来；

“我看也是！”

清晨，淡黄色的阳光从画店的窗口照了进来，照到了何清的身上。

要开店了。她打开保险柜，把里面的画拿出来放在柜台上，随手又把保险柜锁好。

“你把画换一下吧。”她对刚走过来的郑国说。

“哎。”郑国一边走过来，一边很老实地应了一声。

假画换了下來，随手放在了柜台上，靠着牆。

这时杨山也从楼梯上来了。

“哎老板，”他套近乎地靠近何清说，“有个朋友说想要那张芭蕉，能不能给他便宜点？”

何清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那张画。那是个不入流的小画家画的，收进来的时候很便宜。

“可以，”她一边接着收拾柜台里的东西一边头也不回地说，“你让他来吧，来了再商量。”

杨山笑一笑：

“他一会儿就来。”

说着，他更注意地看了看何清的脸色，

“能不能给他多便宜点儿？”

何清抬起头来看看他：

“他想多少要？”

“给个……五六折吧？”

何清一下转开了脸，又接着忙她手里的事了，

“哪儿能这么便宜呀。给他个七折吧。这就够便宜的了。行吗？”

她看了杨山一眼。

杨山有点犹豫似的：

“那，也行吧。”

“要是我自己画的怎么都好说，那张画是外头进的。”

见他有些犹豫，何清又解释了一句。

杨山赶快理解地点点头：

“我知道。外头进的画这个价儿就不错了。”

何清微笑了一下，马上写了个条给他：

“等他来了你拿这个带他去交款。”

“那多谢了。我替他谢了。”

何清一笑：

“不用。你不是今天要回家去吗？几点的车？”

“下午的。等他买完画我就走。”

何清随便地客气了一声：

“噢，那路上自己多注意吧。”

“哎，谢谢你。”

杨山应着走下了楼去。

已经进来的罗红正在看换到墙上去的那张画，听见了他们说话便回过头来看了一眼。

罗红大概只有二十三四岁，但看上去她显得十分老练。她的衣着、发型都很入时，但又有点职业妇女化。她是店面经理，既为何清撑门面，又确实管了不少事。

她好像对挂到墙上去的那张画有点儿疑问，看了一会儿，忽然有意无意地就向郑国看了过去。